

短篇小說卷・戰後第三代
施淑・高天生主編

洪醒夫集

洪醒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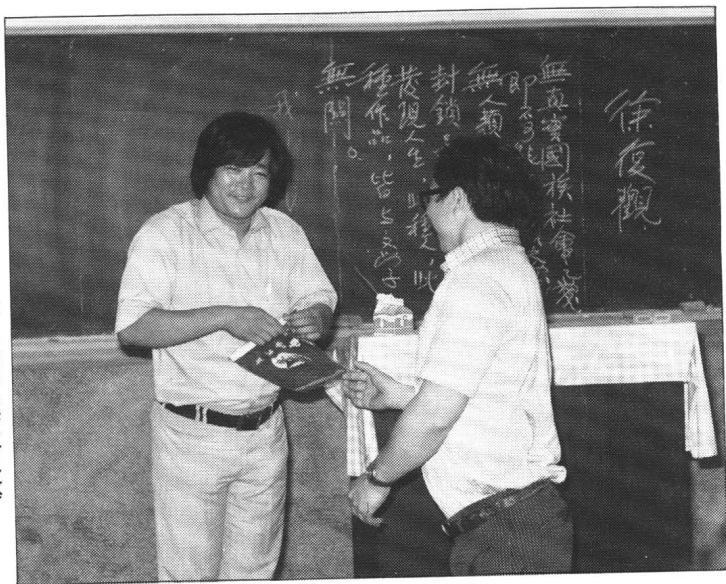
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



洪醒夫訪鍾理和先生故居



一九八二年洪醒夫應中山醫學院文藝社之邀
前往講演「小說的創作」。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旬於中市幼獅文藝營演講





洪醒夫（右二）參加文建會主辦的作家經建參觀訪問



一九八二年七月洪醒夫（後排坐者右二）與文學朋友在豐原聚餐後合影

出版說明

《臺灣作家全集》是臺灣新文學運動以來最有意義的選輯，也是臺灣文學出版上最具示範的創舉。全集係以短篇小說為主體，以作家個人為單位，涵蓋一九二〇年至九〇年代的重要作家，縫合戰前與戰後的歷史斷層，有系統地呈現了現代文學史上臺灣作家的精神面貌。

在內容上，包括日據時代，由張恆豪編輯；戰後第一代，由彭瑞金編選；戰後第二代，由林瑞明、陳萬益編選；戰後第三代，由施淑、高天生編選。全集計劃出版五十冊，後每隔三年或五年，續有增編，一人以一冊為原則，戰前部分則因篇幅不足，有二人或三人合為一集。

在體例上，每冊前由召集人鍾肇政撰述總序（文長兩萬字，首冊為全文，其它則為濃縮），精扼鉤畫出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歷程、脈絡與精神；並由各集編選人執筆序言，簡要介紹作家生平及作品特色；正文之後，則附有研析性質的作家論，及作家生平寫作年表、小說評論引得，期能提供讀者參考。臺灣面臨歷史的轉捩點，瞻前顧往之際，本社誠摯希望能對臺灣文學的出版、推廣、教育及研究上有所貢獻。

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



緒言

鍾肇政

時代的巨輪轟然輾過了八十年代，迎來了嶄新的另一個年代——九十年代。

發軔於二十年代的台灣文學，至此也在時代潮流的沖激下，進入了一個極可能不同於以往的文學年代。

然則這九十年代的台灣文學，究竟會是怎樣的一種文學？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似乎更應該先問問：台灣文學又是怎樣一種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台灣本土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支。

倘就歷史層面予以考察，則台灣文學是「後進」的文學；比諸先進國的文學，即使是近鄰如日本，她的萌芽時期亦屬瞠乎其後，比諸中國五四後之有新文學，亦略遲數年。

只因是後進的，故而自然而然承襲了先進的餘緒，歐美諸國文學的影響固毋論矣，

即日本文學、中國文學等也給她帶來了諸多影響。易言之，先天上她就具備了多種特色集於一身，因而可能成爲人類文學裏新穎而富特色的一支——當然這種說法恐難免落入過分單純化機械化的發展論，未必完全接近實際情形。事實上，一種藝術的發芽與成長，土地本身的人文條件與夫時代社經政治等的變易更動，在在可能促進或阻礙她的發展。證諸七十年來台灣文學的成長過程，堪稱充滿血淚，一路在荊棘與險阻的路途上蹣跚而行，備嘗艱辛。

職是之故，若就其內涵以言，台灣文學是血淚的文學，是民族掙扎的文學。四百年台灣史，是台灣居民被迫虐的歷史。隨著不同的統治者不同的統治，歷史上每一個不同階段雖然也都有過不同的社會樣相與居民的不同生活情形，而統治者之剝削欺凌則始終如一。七十年台灣文學發展軌跡，時間上雖然不算多麼長，展現出來的自然也不外是被迫虐被欺凌者的心靈呼喊之連續。

台灣文學創建伊始之際，我們看到台灣文學之父賴和以文學做爲抗爭手段之一的筆跡。他反抗日閥強權，他也向台灣人民的落伍、封建、愚昧宣戰。他身體力行，諸凡當時的抗日社團如文化協會、民衆黨和其後的新文協等，以及它們的種種活動，他幾乎是每役必與，並驅其如椽之筆發而爲〈一桿稱子〉、〈不如意的過年〉、〈善訟的人的故事〉等小說與〈覺悟下的犧牲〉、〈南國哀歌〉等詩篇，爲台灣文學開創了一片天空，樹立了

不朽典範。

中期，我們又有幸目睹了台灣文學巨人吳濁流之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最慘烈階段之際，在日本憲警虎視眈眈下，吳氏冒死寫下《亞細亞的孤兒》，戰後更在外來政權戒嚴體制的獨裁統治下，他復以《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長篇突破了統治者最大的禁忌。他不但為台灣文學建構了巍峨高峰，還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創設台灣第一個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培養、獎掖後進，傾注了其後半生心血，成為台灣文學的中流砥柱。

七十年星霜的台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為數不少，尤其在時代的轉折點上，每見引領風騷的人物出現，各各留下可觀作品。此處暫不擬再列舉大名，但我們都知道，在統治者鐵蹄下，其中尚不乏以筆賈禍而身繫囹圄，備嘗鐵窗之苦者，甚或在二二八悲劇裏飲恨以終者。以所驅用的文學工具言，有台灣話文、白話文、日文、中文等等不一而足，蔚為世界文壇上罕見奇觀，此殆亦為台灣文學之一特色。日據時，曾有「外地文學」之稱，輒近亦有人以「邊疆文學」視之，唯她既立足本土，不論使用工具為何，其為台灣文學則無庸否定，且始終如一。

不錯，七十年來她的轉折多矣。其中還甚至有兩度陷入完全斷絕的真真空期，其一為戰爭末期所謂「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乃至「皇民文學」的年代，以及戰後二二八之後迄

國府遷台實施恐怖統治、必需俟「戰後第一代」作家掙扎著試圖以「中文」驅筆創作、接續斷層爲止的年代。一言以蔽之，台灣文學本身的步履一直都是顛蹶的、蹣跚的。到了七十年代，鄉土之呼聲漸起，雖有鄉土文學論戰的壓抑，反倒造成台灣文學的欣欣向榮，入了八十年代，鄉土文學不僅成爲文壇主流，益以美麗島軍法大審之激盪，衝破文學禁忌成了不可遏止之勢，於是有覺醒後之政治文學大批出籠，使台灣文學的風貌又有了一變。

八十年代已矣。在年代與年代接續更替之際，正如若干年來每屆歲尾年始，報章上總會出現不少檢討與前瞻的論評文學，也一如往例悲觀與樂觀並陳，絕望與期許互見。有一明顯的跡象是嚴肅的台灣文學，讀者一直都極少極少，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消費社會、資訊多元化社會以及功利主義社會裏，文學的商品化及大眾化傾向已是莫之能禦的趨勢，於是當市場裏正如某些論者所指摘，充斥著通俗文學、輕薄文學一類作品，純正的文學乃又一次陷入危殆裏。

然而我們也欣幸地看到，八十年代末尾的一九八九年裏民主潮流驟起，舉世爲之震動。繼六四天安門事件被血腥彈壓之後，卻有東歐的改革之風席捲諸多社會主義共產國家，連蘇聯竟也大地撼動，專制統治漸見趨於鬆動的跡象。（草此文之際，世人均看到蘇俄首任總統終告產生。）這該也是樂觀論者之所以樂觀之憑藉吧。

不錯，新的人類世界確已隨九十年代以俱來。即令不是樂觀者，不免也會睜大眼睛看著世局之演變並對它有所期待才是。而九十年代台灣文學，自然也已是呼之欲出！君不見繼八九年年尾大選、國民黨挫敗之後，台灣的民主又向前跨了一步，即令有第八任總統選舉的權力鬥爭以及國大代表之挾選票以自重、肆意敲詐勒索等醜劇相繼上演於國人眼睜睜的視野裏，但其為獨大而專權了數十年之久的國民黨真正改革前的垂死掙扎，彰彰在吾人耳目。

在九十年代台灣文學即將展現於二千萬國人眼前之際，《台灣作家全集》（以下稱「本全集」）的問世是有其重大意義的。過去我們已看到幾種類似的集體展示，計有《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共五卷，明潭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八卷，後再追加四卷，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卷，文壇社，一九六五年十月）、《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卷，幼獅書店，一九六五年十月）等四種。無獨有偶，前兩者均為戰前台灣文學，後兩者則為清一色戰後台灣作家作品。而其中，除最後一種為個人結集之外，餘皆為多人合集。值得一提的是後兩者出版時，白色恐怖仍在餘燼未熄之際，前兩者則是鄉土文學論戰戰火甫戢、鄉土文學普遍受到肯定之後，因此可以說各各盡了其時代使命。

本全集可以說是集以上四種叢書之大成者。其一，是時間上貫穿台灣新文學發軔到

輓近的全局；其二，是選有代表性作家，每家一卷，因而總數達數十卷之鉅，堪稱自有台灣新文學以來之創舉。是對血漬斑斑的台灣文學之路途上，披荆斬棘，蹣跚走過的前輩們，以及現今仍在孜孜矻矻舉其沉重步伐奮勇前進的當代作家們之獻禮，也是對關心本土文學發展的廣大海內外讀者們的最大禮物。

（註：本文爲《台灣作家全集》〈總序〉的緒言，全文請看《賴和集》和《別冊》。）

人間苦難的見證者

——洪醒夫集序

高天生

一九八二年七月卅一日凌晨，安迪颱風正登陸台灣中部肆虐，風雨交加之際，一輛計程車從台中市沿著幹道往豐原方向開去，三時許，計程車以一百四十公里的時速飛撞電線桿翻覆肇事，乘客及司機被彈出車外分別受輕重傷，其中正值創作壯年的小說家洪醒夫被送往醫院急救因傷重而棄世，一個美滿家庭因而發生缺憾，妻子失去丈夫，兒女失去父親，台灣文壇也是損失不貲，因為他失去了一個特富潛力的寫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出生於彰化縣二林鎮的偏遠農村，童年和家人過著清苦的生活，就像其他貧窮孩子一樣，稍長後他憑著個人努力，考入免費的師專受教育，畢業後則回到鄉下擔任國小教師，展開一段作育英才的生活。

一九五七年間，因著偶然的機會，洪醒夫開始踏上寫作的艱辛路途，迄一九八二年車禍不幸棄世，十多年中洪醒夫孜孜於小說創作，兼及雜文及評論，主要作品收入《黑

面慶仔》、《市井傳奇》兩本小說集中，洪醒夫「過身」後，他的好友又爲他整理出版《田莊人》、《懷念那聲鑼》兩本書，其中「懷書」除了早期小說作品外，還包括一些散文、新詩，並附錄一些友人的悼念作品。

出身台灣典型農家的洪醒夫，寫作題材主要以關懷農村的人、事、物爲主，他曾經自述說：「我在農村長大，以後到都市生活一段時日，這些生活經驗就是我的題材來源。尤其是，我本身生活在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轉型的時期，我願意忠實的記錄一些事，做這一階段的見證人。」

在《黑面慶仔》（一九七八年、台北、爾雅出版社）的序言中，洪醒夫特別強調，那些故事對別人也許沒有什麼，可能也談不上文學價值，對他卻另有意義：「故事的背景大部分在台灣光復後的十幾二十年內，那時一般農民的物質生活都比較匱乏，知識水準也比較低，生活壓力很大，再加上那許多自古以來就輾轉相傳，他們也固執著去維護的愚昧的觀念在那裏作祟，使他們顯得更加窮困艱難，但他們畢竟誠懇、勇敢、強韌的生存下來，而且一代比一代活得更好，更有希望。使我非常關心。」

洪醒夫對台灣作家的困苦命運，自始即有深刻的了解，惟他並不氣餒，反而以「第一流的文學作品都是從苦難中誕生的」、「對於一個負責任的作家來說，文學，便是他的宗教，他將不惜一切犧牲，去擁抱他所關愛的土地與人民」等格言自勉。

一九八二年五月中的一場對大學生的公開演講裏，洪醒夫還特別指出，從事文學工作，埋首十年、二十年，有時不但沒有結果，反倒有喪身辱命的可能，他強調：

「作家，是一項非常痛苦的行業，他必須有與生俱來的秉賦，這個秉賦包括你在文學藝術上的技巧，以及你的心——同情心。還必須用盡心血，遠離世界上所有美好事業的誘惑，他必須有堅強的生命力，有說真話的勇氣。當一個寫作的人，往往要在漫漫長夜之中，受盡煎熬折磨，永遠跟貧窮爲伍。」

從以上的體會和覺悟出發，洪醒夫的作品自然經營出一些獨特的風格，前輩作家鄭清文表示：

「洪醒夫的文學特點，便是他筆下栩栩如生的人物。那些人物，雖然微不足道，卻是曾經生活在台灣農村的人物。這些人物，曾經背負過台灣社會的苦難。也許社會有變遷，但這些人物將永遠的活下去。」

在現實層面上，洪醒夫的小說也多次獲得徵選比賽的大獎，如〈黑面慶仔〉在一九

七七年得第二屆聯合報小說佳作獎，一九七八年他則以〈散戲〉、〈吾土〉分獲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小說雙科大獎。

洪醒夫是爲了不屈的文學理想而來，也是爲了世間的苦難來作見證，因而洪醒夫車禍遽逝，無法繼續文學創作事業，洪醒夫最要好的朋友王世勛在悼念文中寫道，他相信洪醒夫要再爲未竟的文學事業投胎再來！

《洪醒夫集》共選錄洪醒夫十一篇小說創作精品，各篇皆有其特色，仔細品味，不難從中窺見大時代的隱隱脈動，這也正是洪醒夫的一些好朋友，研讀討論俄國革命前澎湃的文學浪潮，要特別諳稱來自農村、寫農民和卑微庶民的他爲「洪醒夫斯基」，並以之作爲一種期許的緣因。

目 錄

目 錄

緒言／鍾肇政 1

人間苦難的見證者／高天生 9

——洪醒夫集序

【洪醒夫集】

散戲 1

吾土 29

黑面慶仔 67

扛 93

金樹坐在灶坑前 113

市井傳奇 143

虎豹 161

下樓 189